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89 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贾平凹 王蒙 莫言 王安忆 余华 冯骥才 苏童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主编 崔庆蕾◎点评

1989 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89短篇小说卷 / 吴义勤
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44-3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8963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89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童子乐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张诗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8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744-3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30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姜天民 黑玉镯 / 1
- 阿 成 良 娼 / 7
- 谈 歌 你有多少聚M烯我都要 / 17
- 贾平凹 王满堂 / 31
- 林和平 乡 长 / 36
- 王 蒙 坚硬的稀粥 / 52
- 益希单增 拉萨城的小巷深处 / 68
- 莫 言 遥远的亲人 / 87
- 吕 新 圆寂的天 / 100
- 何玉茹 孤 点 / 122
- 鲁彦周 于笙的浪漫史 / 128
- 乔典运 遗 风 / 137

- 王安忆 洗 澡 / 145
- 孙惠芬 十五岁的五子 / 148
- 何士光 日 子 / 154
- 林 白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 165
- 陈应松 大寒立碑 / 190
- 余 华 往事与刑罚 / 216
- 冯骥才 拾纸救夫 / 228
- 苏 童 仪式的完成 / 235
- 迟子建 重温草莓 / 243
- 格 非 风 琴 / 251
- 彭荆风 紫 米 / 267

黑玉镯

姜天民

史八爷是在冬天被处决的。

那是个寒冷的半透明的早晨。天和地神秘地纵恣地交媾太久，夜已经成熟。忽然间东方的鱼白色的肥嫩的肚皮膨胀得撕裂了，娩出了一猩红的柔软的卵。殷殷的黏稠的光明的经血，朝霞似的渲染浸透了整个世界，没有风的羽毛，空间便成了凝寂的紫晶和琥珀。但有冰凌。老河边的柳树披挂起豪华富丽的珠串和闪闪耀耀的银饰，宛若待嫁的新娘和扶柩的孝子。冬季清贫如洗的落寞的原野，恍然如新出窑的黑瓷一样幽幽地发光。白门楼镇木呆呆地坐在那里，两胯间尿出一条石板儿的蜿蜒来，又仿佛闪闪的一河冰块不规则地排列且缓缓流淌。石板街拐弯处一家酒馆的院门外，垃圾和污水被寒冷雕成斑斓晶莹的抽象的彩塑。有一副完整的雄伟的牛的骨物，像银铸的，巍峨在黑绿色的冰凌上，让过往行人肃然。旁边有一只冻毙的黑白杂色的俊俏的小狗，半睁着灰白的玉珠样的眼睛，徒然地望着醉醺醺的天空。

忽然镇子深处响起了一阵急迫的、生硬的铜号声，像活物在寂静中横冲直撞。于是青苍阴沉的瓦楞上和铁似的槐树梢里，碎砖一样落下许多冻死的鸟雀。接着，便有一队破烂的、威武的、瑟缩的、歪歪扭扭的黑鱼一样游动的人走出镇子，踏响石板街，缓缓地朝老河滩走去。

走在前边的缚了手臂的是史八爷，银灰的棉袍背后插着亡命旗，上面有一个红圈像火环似的光芒四射，艳丽夺目。后边紧跟着的是端了长枪的神枪手四愣子和几个民兵。他们的破棉袄五彩缤纷，腰间都雄赳赳地勒着一条金黄色的生牛皮带，像一道铜箍。接着是披着牛屎黄的旧大衣拎着盒子枪的贾区长。最后是许多好奇的、想一饱眼福的乡民百姓。

史八爷到底还是要被处决了。

白门楼镇的土地革命在县里极其光荣地夺得了一面红旗。该杀的地主老财都已痛快淋漓地杀了，只剩下史八爷悬而未决，让镇委会的长官们伤透了有一股红薯味的肥沃的脑子，并且把酒馆老板一日三餐送来的上好牛肉吃出了臭烘烘的下水味。是杀还是留？大家争论不休结果便一齐解开裤带骂娘。有的说史八爷是镇里最大的官僚地主，不杀民心难服。有的说史八爷是开明绅士，杀了要违反政策。相持不下，犹豫难决，就从夏季一直拖到了冬季。

这也难怪。史八爷不同于一般的地主老财。史家是名门望族，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白门楼镇的老人们都说，史家的祖林根扎到了黄泉，打不倒，摧不垮，拖不死。没有人能知道史家有多少财产，只是有人亲眼看见史家后花园里的老桂花树上光是金马驹就拴几十匹。不过，史家办医院、学校，造福桑梓也是有目共睹的。史家祖上做过大官，如今也还有的在国民军中任中将司令，有的在解放军当军长。史八爷自己既当过伪县参议，又当过共产党的支前模范。这样的人该杀该留？镇委会像炒板栗一样颠来簸去，还是拿不定主意。

“落后！”终于惹恼了贾区长。镇委会的几个鼻孔乌黑的委员们立即把头缩成了夜壶，任凭贾区长激昂慷慨大发雷霆他们连闷屁都没小心翼翼地放一个。然后贾区长喝下半瓶高粱酒吃了一盘卤牛肝，就高瞻远瞩地当机立断了。于是史八爷银灰的棉袍背上便插了亡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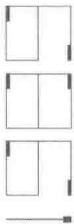
现在，史八爷被押到了老河滩上。

河滩白沙白霜清白无垠如雪野。一洼洼浅浅的死水结了冰像一块块黑玻璃。柳树梢的冰凌像银条一样垂挂下来。不远处有两匹失眠的狗早早地蹲在那里。它们有一种血腥的预感。因此漆黑的皮毛灿烂地发光，四朵绿莹莹的火苗在狗眼里丛生出来。三只乌鸦在霞光里飞行，像三颗黑星。寒冷像火一样烤着人的脸和手的肌肤。贾区长命令队伍停下。

人群散开，泰然地高雅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最壮丽的时刻。四愣子和民兵们把长枪仔细地端了，蓝晃晃的枪刺准确无误地对着史八爷。

“史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么？”区长问。

史八爷沉着从容地站着，银灰的棉袍一直垂到脚背，平滑得连一个



折皱都没有，仿佛是米青石的雕像似的。亡命旗上的红圈熠熠闪耀，飞轮样旋转。他脖子上的细羊毛的栗色圈巾，非常潇洒地搭到胸前。营养得异常精致的脸红光焕发。下巴上的白胡须银丝一样根根不乱。他神情安详，镇定，笑容可掬。眼光炯炯，从那两只褐色的瞳孔里透射出一种十分抽象的、深邃的力量和一种高贵的、不可侮慢的气质。史八爷望了望新鲜的、辉煌的天空，如梦的场山、坦坦荡荡的原野，然后和蔼可亲地朝区长摇了摇头。“没有话要说了，动手吧！”

贾区长感动得热泪盈眶。“别在意！史先生，这没有什么，就当是你正睡觉让别人吵醒了。我特地让四愣子送你，他枪法好。只那么一下，眨眼工夫就过去了，不受什么罪。”贾区长咂着嘴，发出悦耳的声音，像鱼叫。仿佛他尝过子弹的滋味似的。

“让你费心了！”史八爷恭敬地说。

“甭客气！”贾区长又安慰史八爷几句，“史先生朝前走吧，甭转脸！”然后对四愣子挥了挥手，“执行吧！你小子枪口长长眼，别惊了史八爷！”

四愣子拉一下枪栓，站成丁字步。然后把枪端了起来，举到齐眉。一歪头把腮贴在枪托上，手指头搭在枪钩上。他一对绿色的猫眼渐渐地眯了起来。眼缝对着准星。他看见史八爷背着一面铜锣样的太阳缓缓地朝前走，身子越来越高，越来越稀薄。渐渐地他看见了史八爷银灰棉袍里的茄子似的紫色心脏。那心脏在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跳跃着、移动着，恰巧对准了他的枪口。他沉着地用手指把枪钩轻轻地一扳。他看见枪口闪了一下，一粒金黄的子弹静静地穿过寒冷的凝固的空气，慢慢地朝史八爷的背心飞去。接着，他看见子弹钻进史八爷的棉袍，同时有几块灰色的破布像麻脸鸽子似的从史八爷背上飞起来，在空中盘旋。

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好像窒息了。围观的人们惊愕地叫了起来。史八爷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依然背着一轮太阳缓缓地朝前走，脚步轻捷有力、自信洒脱。四愣子塑在那里，眼皮跳，手心的汗像泉水一样汨汨地溢出来。

“怎么回事？”贾区长脸色发蓝，大声地叫着，嘴里有一颗金牙露出尖锐的光。

四愣子心里有一股冰冷的气流渗出来。他重新端起枪，把一双猫眼睛挤得扁扁的，顺着枪线集中心智地用力地瞄着。他听见高空中有云层摩擦的声音和空气冻裂的寒冷的声音。他听见阳光嘶嘶响，遥远的野地里有两只田鼠在打蛋吱吱地咬，柳

树上的冰凌叭叭地断折，站在河滩里远远地观望的人们的心噶噶地跳，他听见自己的血呼呼地叫着。接着，他听见枪口噗地响了一声。于是，他发现一条小黄鱼，划开蓝色的波浪样的空气，发出裂帛一样动听的乐响，摇头摇尾、自由自在地朝前游去，又生动活泼地钻进史八爷棉袍的后背。顿时，像摇动芦花似的，洁白的絮棉满天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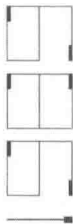
然而，史八爷仍在信步朝前走，仿佛他去参加什么盛典似的，他的全部意识都集中在某种伟大的预约中，他的神经完全属于目的地，没有什么事物能惊动他。

四愣子奇怪地怔了片刻。他来不及想别的，几乎本能地又端起枪瞄准史八爷。他训练有素，从容不迫。他嗅到了高空飘洒下来的沁人心脾的凛冽的清芬，嗅到了洁白的河滩上沉淀的夜间月光的静谧的芳香。同时他嗅到了自己身上蒸发出来的醉人的汗的温馨，和一股浓郁醇厚的火药的气息。他立即把一双猫眼睛睁得滚圆。他清晰地看见子弹像一只飞蝗，张着翼起伏着向前飞去，划出一条金黄的闪烁的弧线，叮住了史八爷的背心。于是，史八爷后背又飞起几只灰鸽子，抖落的绒毛在肩头飘扬。

史八爷还是没有预期地倒下。他还在走。只是他棉袍后心被撕扯得稀烂，像盛开的白莲花。他背上的太阳被打碎了，残片像金币一样闪闪烁烁。他迈着坚实有力的步子，如入无人之境。

整个河滩上观看的人们一齐惊叫起来。这样奇异的事情简直闻所未闻。四愣子有点恼羞成怒。他的枪法是大名鼎鼎的，即便在黑夜里闭着眼睛甩手打枪也是百发百中。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端起枪飞跑着追上了史八爷。史八爷站住了，微笑着看四愣子，四愣子背心有些发冷，头发一根根地竖了起来。然后，他解开了史八爷身上的绳索，扯下史八爷的银灰棉袍，又脱去史八爷贴身的内衣。于是，史八爷白皙的、细腻光滑的，有点像女人一样的诱人的身子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时候，四愣子的双眼像被谁捣了一拳似的。他看见八爷的清白透明的胳膊弯上，套着一个黑澄澄的沉重的大玉镯。

原来是这样！白门楼镇上的人们都知道史家有一个祖传百代的黑玉镯，但秘不示人，谁也没有见过。想不到现在正套在史八爷胳膊上。



四愣子愤愤地伸出铁钩一样的手摘下黑玉镯。这时贾区长走来了。贾区长盯着四愣子，眼光里有一种深沉的、坚忍的忧郁，还有某种凶猛的、残酷的东西。四愣子把手里的东西送给他，

“黑玉镯！”四愣子说，“是一件宝物！”

贾区长把黑玉镯擎在眼前，对着太阳专心致志地审视着。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两腿肌肉急迫地痉挛地跳动。他在灵魂里发出一声沉默的、热情的、狂喜的呼喊。黑玉镯在他眼前不再是黑色，而呈现出一种年轻的处女鲜血和寒夜炭火一样的纯洁红亮。通体透明，晶莹柔润。内里脉络清晰，像是紫褐色的血管牵连网结，外表像只有一层薄壳，里面充盈着鲜红的明亮的黏稠的浆汁。贾区长轻轻地转动一下，立即有一个璀璨明丽的光环闪耀异彩，令他神迷目眩，屏息细看，他的心咯噔地一沉。他看见玉镯上有三个细小的洞眼，从里面渗出了黑红的浓凝的血液，滴到他的手心里。他慌忙地放在嘴里吮了吮，满口微甜的血腥中带有一种从未嗅过的异香。

史八爷雪白的身子出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他一下子显得老去了二十岁。贾区长亲切地拍了拍他的光肩膀。“史先生，得罪了！”

“没什么！”史八爷挺了挺胸，他想尽量使自己显得英勇些，挺拔些。他脸上有一种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沉寂安宁的神情。

“四愣子，别让史先生着了凉。”贾区长说。

四愣子退后几步，端起了枪，把眼一闭。搂动了枪钩。这一枪响得悠长、清脆。枪声直冲上高空，又激起回音像大雨一样洒下来，史八爷朝前一扑，像一头肥猪。他背上有一个正三角形的枪孔，汩汩地流着紫黑色的血液。

围观的人们立即欢呼起来。

贾区长耸耸肩，把黑玉镯套在黄大衣袖口里的手腕上，意气昂扬地转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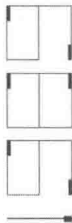
后来，贾区长当上了专员。

原载《天津文学》1989年第1期

点评

在一个需要明确身份和阶级属性的时代，史八爷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问题”，也是贾区长等领导们心头的一个难题，同时还是众多老百姓心中的一个谜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判断将会影响到对史八爷的处理，影响到他的生命，当然也会影响到百姓们对政治“风向”的判断。相比于前者，贾区长等人显然更关心的还是民众的意见，所以对于史八爷的问题，以贾区长为首的领导们从夏天一直研究到了冬天。最后，喝下半瓶高粱酒的贾区长“当机立断”地决定了史八爷的命运。史八爷被推到了老河滩的刑场上，小说颇费笔墨地描写了行刑的过程，史八爷的冷静、从容与贾区长的猥琐、龌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枪过后，史八爷依然屹立不倒，众人皆惊。后来贾区长发现是他祖传的宝物黑玉镯在保护他，所以贾区长没收了黑玉镯并据为己有。失去佑护的史八爷踉跄着倒下了，倒在围观者空洞的目光中。史八爷的故事透出历史乖戾的一面，在非黑即白的时代，许多人成为牺牲者，史八爷虽然家资殷厚，但为人善良、造福一方，贾区长之流的人往往以政治之名将黑白颠倒，而且其行为总是那么“光明正大”、还常常带着凛然之气。史八爷的三枪不倒犹如关汉卿笔下的六月飞雪，呐喊着蒙冤者的不平和激愤，而历史终将会审判小人的暴行，还公道于人心。

（崔庆蕾）



良 娼

阿 成

江老先生是哈尔滨的坐地户，乳名叫宝子，是瘸子。北方人给子女命名，多带宝字：大宝、二宝、宝珠、宝银。单是“宝子”，母亲觉得生硬，就唤他“宝儿”。站在栅栏院里，冲街软软悠悠地喊：“宝儿——来家吃饭啦——”听着有些古色古香，暖了母亲的心。

江老先生的家在道外区。道外区的巷子很多，窄窄的，两面高墙，一色青砖，间有青苔漫着。江老先生的家临着江，是泥房草顶。只是很破旧了，四面危墙用杠子支着，是独门独院，北面临着一条热闹的街。院子拾掇得很干净。院子东西各植一株多花老桃树。恰春风越过万里长城，到了这里，只一夜的工夫，脱胎换骨，万朵齐绽，很爽眼，香了四邻。

母亲的二老仙逝，家徒四墙，院徒桃花，风兮，雪兮，终而沦落风尘，卖身以为生计。

母亲下海后，在家里接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宋孝慈。宋孝慈背妻离子，南北闯荡，陌路谋生，是济南人氏，很年轻。下了船，经人指点，就宿在这里。

是夜逢春，漫天爽着小雨。两簇桃花，潇潇洒洒，播一庭清香。宋孝慈进来，收了油伞，撂了行囊，缓缓转首，见半掩在纱帐中的母亲，婉婉约约，一双秋瞳，两黛春山。惊了脸，心里叹了好一阵。

母亲见旅客两道剑眉，一身英气，且行止温文尔雅，心中落下许多安慰。便到灶上给他温了酒，又去院中剪了一簪雨下新韭，置两碟小菜，又擀了面条，并格外卧了两个鸡子儿。端到桌上，说：“趁热……”说罢，便退到一旁替他烘烤半日的湿衫。

道路坎坷，人世艰辛。宋孝慈稳稳地坐了；呷温酒，听雨声，品热面，觉得不似家中，胜似家中，便湿了眼。

“怎么干这个……”宋孝慈声地问。

母亲说：“命呗。”

“怕么？”

母亲听了，心里烫烫的，不觉落了泪。

宋孝慈起身拉着母亲的手，坐在一起。

雨下得很精到，齐刷刷，松一阵，紧一阵，落到草房顶上，扑簌——扑簌，闷闷的，压得心里好沉。

……

宋孝慈在母亲这里住了两个多月，因囊中羞涩，心里实在盛不下母亲一片温情，便硬了硬心，找个借口，走了。

走的那天，也下着小雨。母亲擎着油伞，顺着多柳的江坝，一直把他送到道外的船坞。

在码头上，母亲把旅客给她的钱，分出大半给了他，说：

“穷家富路，带着吧。”

宋孝慈掂着掌中的钱，低了头，说：

“我还来……”

母亲笑了，只是柔柔地看他。

宋孝慈又说：“多保重。挣了钱，我就回来，把房子修修，太旧了，心里放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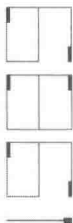
这一句，母亲没想到，半天哀着脸，说：“有你这句话，就够我享的了……你放心走吧。”

宋孝慈上了船，隔着雨，俩人都摆着手。

母亲想喊：我怀孕了——

汽笛一响，雨也颤，江也颤，泪就下来了。

四年过去，宋孝慈回来了，一领长衫更旧了，见了母亲，愧着脸，指着院里的房子说：



“这房子……我自己动手，修。”

母亲流了泪，嗔着脸，说：“见了我，也不问我好不好，就说房子……”

这年，江老先生四岁。伫立在一旁呆呆地看。

母亲说：“宝儿，这是你舅舅……”

四目相对，江老先生便觉得这一双眼睛亮亮的，很亲切，好像早就认得。

二

江老先生的母亲因是娼妓，便要常到“圈儿里”的小窑馆做生意。其实，母亲只能被叫着“娼”。“妓”是兼以歌呀，舞呀，杂耍之类做饵，再兑之皮肉，钱来得很不容易，须有格外的本领。狎客一般都很下作，那事之先，必要令其歌舞杂耍一番，再给两个耳光，见精神了，闹到日上三竿。娼则不然。白天，在家里要干些粗活儿：洗衣呀，淘米呀，纺钱呀，揽些刺绣的手工活呀。到了掌灯时分，一律急急地换了新装，抹些脂粉、口红之类，再半掩其门，一边干针线活儿，一边用眼睛瞟着街，候着。倘若家里无客，便顶着黑，急急地赶到春巷的小窑馆去，一并挤在穿堂的条凳上，再候，谓之“坐灯”。条凳后面是一檀色曲尺形高柜，里面歇着“老鸨”，专事笑脸，看茶，贺喜，收钱。狎客打开软帘，斜了进来，挨个地瞅，捏捏肩膀，端端下巴，皮松肉紧，决不含糊，俨然相马。一俟中了意，便嚷：“干她。”

宋孝慈回来后，母亲就从不家里接客，晚上就到圈儿里的小窑馆“坐灯”。宋孝慈就陪着江老先生在家里一道睡。白日里，他便光着脊梁，担水，和泥，脱坯，修房子，并苫了厚厚的房草，看上去，再挺个七年八年，没问题。闲下了，就剪修院庭中的那两株桃树。修剪得很仔细，浇水，施肥，松土。草木通情，给他抽出许多新枝，姹紫嫣红，开得潇洒。每值早春，宋孝慈便要剪下一篮，领着江老先生到附近的“圈儿里”去卖。

道外的圈儿里一带，为哈尔滨有名的烟花柳巷，版图较大，桃红呀，柳绿呀，单是公娼就有3000多人。荟芳里、大观园你拥我挤，春楼鳞次。此局门外，常挂一牌：“两毛找四”。两毛钱一次云雨，是一般小窑馆的市价，一毛六就便宜了些，常常床不虚席。春楼外是一环形街道：卖彩线卖胭脂卖玉容宫皂，“上江土下江货，女招待七八个”“专治鱼口横痃、五淋白浊”，以及缝裤补绽、浆洗衣物，连同各种瓜果梨桃，灿然锦色，往来梭织，鼎鼎沸沸。